

曉風小說集

曉風 著



道聲百合文庫



• 道聲百合文庫 •

曉風小說集

作者：曉風

出版者：道聲出版社
郵政劃撥三〇八五號

總經銷：聯合圖書供應中心
郵政劃撥一七七三一號

地址：▲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
杭州南路二段十五號

電話：三三〇二〇・三三二二七

▲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五十號A
電話：388001・384001

發行人：殷穎

本社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
七一七號

特價：新臺幣五十五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五版

▲版權所有▼

・道聲百合文庫・

曉風小說集



道聲出版社出版

「道聲百合文庫」序言

百合花在百花中是最美的，因為它的芬芳清澈而幽遠，它的顏色純白而瑩潔，但，最難得的還是它的造型像一支喇叭，好似要向這個世界說些什麼

我們決定採用百合花作為這套文庫的標誌，理由之一是因為這套書萌芽於復活節，在一年中最美的春天，透過這套文庫，使我們可以嗅到鮮活的青春氣息，更進而接觸到那位能帶給我們生命的創造主。這套書的內涵很廣泛，從日常生活的身邊瑣事，到涵蓋人生的真理，都無所不包，但多半是文藝性的。我們出版百合文庫的目的，真是想為讀者印幾本好書，為出版界開拓一塊新天地，使這個沉鬱的時代的讀者們，可以找到他們喜歡讀的東西。

殷 穎 於一九七二年五月

目次

哭牆·····	七
鐘·····	一七
訴·····	四一
嗯，很甜·····	五九
樹·····	七五
潘渡娜·····	九七
「紅鬼」·····	一四五
最後的麒麟·····	一七七
人環·····	一八九

哭 牆

(一)

那些粗礪的石塊便那樣堆疊着一帶斷牆。

那面斷牆，硬而且冷，有一種悲戚的肅穆。

而每到禮拜五，那些石頭就變得很溫柔，一種哀慟後摧腸裂肝的溫柔。每當那些流浪的猶太人聚在牆角下痛哭的時候，那種母性的悲哀與溫柔竟使厚厚的石牆有些不支。

那牆總是濕的，流在異鄉的淚是沉重的，不願被揮發的。

(二)

那牆總是濕的，他想，朝北的牆總是一樣的。

那也算一堵牆，倒是可笑得很，那樣半人高的水泥垛子，竟也算是一堵牆。可是，如果它不是一堵牆，它又是什麼呢？

那牆的年代想必很久了，從日本人到現在至少總有二十幾年了，二十幾年！人生是沒有幾個二十幾年的，當初在家鄉唱：「矮子矮，一肚子乖，他是一個大妖怪」的時候，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住在日本人住過的榻榻米上，穿着日本人瞥着一個大拇指的拖鞋，把自己圈在那個半人高的，濕漉漉的長滿青苔的短牆裏——一圈就是十幾年。

今年的雨季不知為什麼竟長得這麼特別，記得好像是從去年冬天就開始了，這樣無端地蔓延了三個季節，實在沒有什麼道理。況且那雨似乎全下在牆上了，把牆濕成一堆抹布，沒有絞水的抹布。

每次苓姐都是從那堆濕抹布邊走過來，二十年了，她還是那樣瘦怯。奇怪的是她雖然瘦，卻從來不顯得枯乾，他不得不承認她仍然是很好看的女人。

很好看的女人，苓姐，他的嫂子。

那一年，自皓留在昆明，奉命破壞機場。那一年，多少中國人腸斷的一九四九年。

那一年，他十八歲，大學一年級，苓之剛畢業，做了他的助教。他們隨着學校一起撤退到臺灣。

自皓沒有來，但他們都堅持着要自己相信他沒有死。他們就是靠着這個活下去的。

有時，他們也在一起談小皓，但不久，他們彼此都發現他們沒有辦法對那孩子有真正的親情。那個出生一月後便被命運留給祖母的孩子。

他們談純之，他的可憐的小情人。他們談着她的時候，她永遠是十六歲，是苓之的小妹妹，是長着桃花臉的小女孩。

那年春天他們總是在桃花樹下玩，他總愛用許多花瓣兒蒙住她的臉，不准她笑，也不准她呼吸，看能讓花瓣兒在她臉上停留多久。可是她忍不住，她一笑，芬芳的呼吸便亂吹起一臉粉紅色的漩渦。那些又輕又嫩的春意便繞着她的鼻翼輕顫着，弄得他忍不住要用初生的微髭去摩擦那些桃花瓣，以及桃花瓣外的桃花瓣。

有時候鬧了氣，她也會哭的，哭出一串串鮫珠。她哭的時候下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，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。

可是，那一年，大人們決定要讓這兩個孩子結婚了，那一年，大規模的拆散工作正在各處進行，他們却被決定要結婚。

「我們回老家去見見奶奶，」純之臨走時說，「我還要辦一點點嫁粧，當然不會像姐姐那麼多，可是總要有一點點。我只回去一禮拜。」

哭

牆

可憐的純之。她對自己的時代了解得太少了。

「我一定要買到我們老家的玉屏簫，那是成對的，兩個人合吹起來好好聽，」她的臉上掠過一陣癡情，一陣悲劇的迷茫，好像簫音微顫在很高的地方，「我要教你吹的，你不知道那簫有多美。」

可憐的純之，她以為自己是列仙傳裏弄玉公主呢！

「你這兩天要給我找一家禮服店，給我租一件花邊最多的禮服。」

可憐的純之。

那一個禮拜，那一個禮拜，世紀悲劇的發生連二十四小時都不需要，何用一個禮拜。

他永遠不會看到那對玉屏簫了，就像她不會碰到那件花邊最多的禮服一樣。

剛到臺灣的那一年他總是哭，苓姐却是不哭的，雖然她的損失比他更多一些。

苓姐常來，老遠地來，只為替他做一碗「過橋麵」。

每次他們吃過麵，就想起中國的西南方，那個天最藍，風最柔的地方。

每年，他總記得他自己的「結婚紀念日」，那個新娘沒有出席的紀念日。

畢業以後，苓姐把他拉到她教書的中學教書。她已經是訓導主任了，他發現她忙碌得簡直和他說話的工夫都沒有。她白天上班，晚上去跟神父學西班牙文，有空的時候就練習速記。

他住在他的單身宿舍裏，對着一堵牆，無聊地用撲克牌打通關。然後每年在自己的「結婚蛋糕」上加一根紅燭。

他也發悶，可是他打算用西班牙文救自己。西班牙文終於也沒有救成苓之，因為那神父回國了，換了一個中國神父。

那年中秋，就是前年吧，她請校工叫他去吃飯，那夜月亮圓得有些冒昧，把人心勾得慘清清的。

他們喝了不少加冰塊的烏梅酒。

後來她用西班牙話說了些他聽不懂的句子，他也沒問她。他們聽了一些老唱片，她便逕自回寢室去了，他掙扎着想回去，却沒有想到走到前廳就醉倒在那裏了。

半夜，他被一聲淒絕的叫聲驚醒。

「他死了，」苓之大聲的哭着，「我看見他死了，啊！他死了。」

他跑去拉她的手，搖她，滿室的月光被搖成一萬塊碎片。

然後，那件事便那樣自然的發生了，事後她沒有哭，也沒有懊惱，只說：「以後不要告訴純之，她受不了的。」

不久天主堂又來了一個比利時神父，她沒有再去了，那件事以後她就一直作踐自己。

「我們可以結婚的，不是嗎？」有一次，大概是他們在一起的第七、八次，他向她說。

「你瘋了，」她忽然嚴厲起來，「絕對不可能的。」

她說「絕對」兩個字的時候，全身的青筋都浮現出來。

可是，她沒有拒絕他。

他間或仍然會想起那個天很藍，風很柔的地方，仍然想起那片桃花林，以及他所從未見過的

那對玉屏簾。

雨已經停了，苓姐會不會從那堵矮牆外走過來呢？

他需要一堵高大堅硬的牆，可以讓他靠一靠，可以允許他痛哭，哭一九四九年的春天——春

天的桃花。

(三)

耶路撒冷的春天幾乎被乍醬草覆遍了，番紅花和石榴亂映在離人的淚眼裏，斑鳩的聲音把整個舊城叫得憂愁欲死。

那批猶太人在牆下哭着，那六十呎高，一百五十呎長的石牆下全是一片哭聲。阿拉伯人在不遠的地方監視着，不知爲什麼，那些哭泣和祈禱讓他們警覺到有什麼事要在這民族身上發生了。

二千年的流離，全民族的悲苦無告，全在哭泣的哀聲中流動着。

「彌賽亞！彌賽亞！願你裂天而降！」

「萬軍之耶和華啊！求你不要掩面不顧我們！」

羊角被高吹起來，有低低的念誦聲從羣衆中騰起，那古老的詩篇一百三十七篇：

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

一追想錫安就哭了

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

因爲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

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

說：「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！」

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

耶路撒冷啊！耶路撒冷啊！

我若忘記你，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

我若不記念你，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

.....

阿拉伯人望着他們，帶着仇恨，也帶着敬意。

羊角聲中有一種什麼比血更熱，比劍更寒的東西。

(四)

更寒的，更寒的，夜竟是這樣涼了，冷氣機正在進行一種小型的轟炸。把寒意投了一屋子。而高太太還一個勁兒地在各人的飲料裏加冰塊。

「我就是怕熱。」她說。

她真的怕熱嗎？她對好多事都熱中得可怕！尤其是打牌。

許多戴寶石的、戴翡翠的、戴黃金的、戴鑽石的手指在桌上攪着，攪起一片清脆單調的聲音。那聲音落在午夜的寂靜裏，有一種世紀性的悲涼。

苓之把小小的城牆築在自己面前，那些冷冷白白的東西活像一列牙齒，不斷地噬咬着她。

「苓之啊，我說你也別守着妳那口兒了。」那個長得很豐潤的黃太太說，「多少男人都娶了駁亂夫人了，你守個什麼名堂呢？」

「是啊，女人是沒幾年好日子的，」那個姓潘的老小姐說，「女人過了三十就難了，你三十了吧？」

那堵小小的牆望着她，以那些筒子、條子，以那些紅中、白板，以那些東西南北風。

「我四十了。」她憤然的說，順手扔出一張四萬。

「啊，妳那一天過生日，」高太太興奮起來，「我們來熱鬧熱鬧。」
「有什麼好熱鬧的？」

她把那堵牆搬了又搬，丟出去，又拿進來，拿進來又丟出去。

「和了！」潘小姐叫，她的聲音又乾又尖，有一種做作的愛嬌。

大家的牆都倒下來，然後是洗牌，然後是再砌一堵新牆。

(五)

她回家的時候，夜光錶正指着兩點，夜又濃又黑，像是什麼人的棺木。

走到矮牆旁邊，她忽然發現一個高大的人影。

「是你嗎？自嫩。」

「是我。」

他們在那片濃黑中彼此互視着。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她忽然厲聲地說。

他沒有回答，她發現他竟長得那麼高了，他比自皓還要高些，他已經三十六歲了。

「我不要什麼，」過了好久，他很疲倦地回答，「我只想找個地方，一堵可以靠一靠，哭一